

读书

以江为笔,书写城市记忆

——读陈丹燕《河流研究》

□ 柳易

《河流研究》是作家陈丹燕“陈丹燕的上海”系列作品的最新力作。作者以黄浦江为核心,用脚步丈量江岸,用摄像机文字打捞记忆,在水文地理、城市社会学与私人情感的汇流中,完成了一次对上海的深情致意,也为我们打开了理解河流与城市文明关系的全新视角。

20多年前,陈丹燕曾参与黄浦江公共空间的调研,随后又与曹景行、周轶君合作拍摄《巡江记》系列短视频,这些经历让她对这条滋养上海的河流产生了更深的探究欲。而这份探究,源于她内心对身份认同的追问——3岁随家人从北京迁居上海的她,始终在思考“自己是否真正属于这座城市”,而黄浦江,正是她找到的那个情感线索。书中,她回忆幼年在父亲办公室窗前第一次看到黄浦江的情景,记录了父亲参与创建新中国远洋船队的往事,那些与江、船、航运相关的童年碎片,让黄浦江从地理符号转换为连接她与上海的生命脐带。

为写作此书,陈丹燕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田野调查。上海码头工人号子留存了这座城市作为商埠口岸的历史记忆,她沿着黄浦江两岸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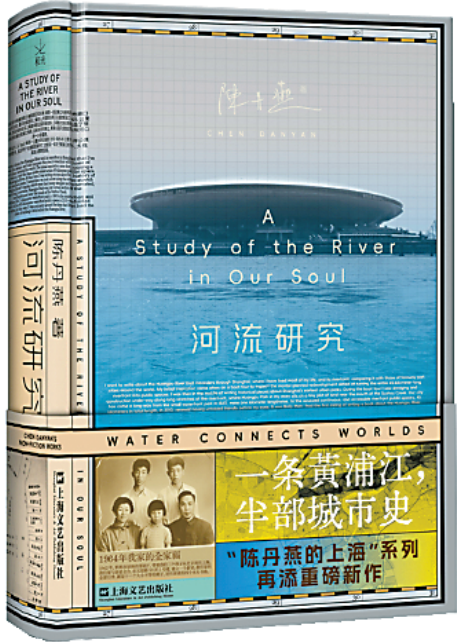
走,采访码头工人后裔,记录下100余首完整保留、涵盖19个流派的上海码头号子。她甚至提议在杨浦滨江建立声音公共装置,让这份“上海成长最重要的声音”得以延续。不仅如此,书中,作者呈现了更多具体的人和细微的事,如洋泾浜英语里藏着的贸易往事,和平饭店里举行的一场大型外宾舞会,江边普通居民的日常起居,江岸从生产型岸线向生活型岸线的转型等等。可感可触的细节,带着强烈的“在场感”,让黄浦江的历史,乃至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得清晰且有温度。

陈丹燕还将视野越过黄浦江,延伸至更远的地方。她从黄浦江出发,走向伦敦、纽约、汉堡等世界港口城市,实地考察了泰晤士河、哈德逊河、易北河等著名大河流经城市的水岸,将黄浦江置于全球滨水城市的坐标系中进行对照。她探讨不同城市在滨水工业遗产改造、公共空间营造、历史记忆传承中的共性与差异,既看到上海黄浦江45公里岸线全开放,打造滨水公共空间这一做法的独特成就,也思考着河流与城市发展的平衡之道。她认为,好的城市河流,不应是被围起来的风景,而应是所有人都能靠近、安放情绪的

公共空间,是城市伦理与人文精神的载体。

《河流研究》是一次以江为笔,书写城市记忆、记录城市文明史的全新探索。陈丹燕将个人记忆、家族故事与城市变迁通过一条江紧紧交织,完成了宏大叙事无法照拂的微观实录,实现了个人的情感溯源与城市发展的交互联系。书中,父亲教她认识的航海旗语,让她在世界各地的港口都能感受到亲人的痕迹。而那些江边的普通人、老建筑、旧码头、美术馆、咖啡店,串联起上海自开埠以来的百年印记,也藏着一座移民城市的风云际会。正如同济大学教授伍江所言,这本书“名为研究河流,实则研究人与城市的故事”。而青年学者刘欣玥则认为本书“以河流为镜,照见上海的精神底色与成长轨迹,以温柔而坚定的文学力量,完成对城市记忆的守护与传承,为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留下厚重而珍贵的文学样本”。

“一条黄浦江,半座城市史。”作者用20年的时光,发明了一种“河流的语法”,让黄浦江成为解构上海秘密的流动史诗,也让每一个读者得以看到倒映在黄浦江波影中,那个别样的迷人的上海。



甜爱路上的誓言

□ 费凡平

上海虹口区的马路,有“脾气”的多,有故事的也多。北外滩挨着黄浦江,江风里裹着船笛声,自有几分豪迈;多伦路更不必说,一脚踩下去,鲁迅、茅盾、叶圣陶的脚印密密麻麻叠了几十年,厚重得很;四川北路则热闹了很多年,像一锅咕嘟冒泡的稠粥。

而只有520米的甜爱路,虽少有商店,更无烟火气,却成了年轻人心里的一个念想。周末或节假日,一对对的从老远的地方赶来,在爱情墙前停下,靠着白墙照相。玻璃墙上的涂鸦一层叠着一层,新写的压住旧写的,像是怕迟了,心里那句话就再也说不出口。不得不承认,这条路确实有它独特的魔力。

四川北路的繁华,这些年逐渐消退。还好,甜爱路这扇窗一直开着。年轻人冲着“甜”来,奔着“爱”来,让四川北路重新有了些生气。路的起始处立着单行道的禁令标志,年轻人指着它笑:人生没有单行道,可爱情就该是单行道,忠诚必须是一条道走到黑。这话听着倔强,却让人心里一动。

甜爱路虽短,历史却不短。1920年筑路时叫公园靶子场路,因为连着千爱里,也叫过千爱里(路)。抗战胜利后,才改叫甜爱路。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更美的说法:从前这里有个田家庄,庄上财主的独生女儿田爱才貌双全,偏偏和放牛的小伙子祥德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,最后成就了一段佳话。

如今,甜爱路和祥德路相依相偎地躺在那里,像在默默讲述着这个古老的故事。

这些年,甜爱路被人称作上海“最浪漫”的路。路两边建起了爱情墙,一首首古今中外的爱情诗抄在白色的墙面上。一只绿色的邮筒立在路边,不知吞下了多少甜言蜜语。甜爱婚姻登记中心,也开在了甜爱支路上。

我对这条路再熟悉不过了,因为母校鲁迅中学曾经就在甜爱支路上。那时候,我们每天从四川北路永丰坊走到复兴中学,再拐进甜爱路上学。那时的甜爱路是难得的安静之地,路两边水杉高耸,笔直地戳向天空。左边是军营,静悄悄的;右边是些小别墅,也少有人声。走在这条路上,心也会不自觉地静下来。那些水杉的叶子细细密密的,夏天的时候筛下一地碎影子,踩上去沙沙地响。

1969年,我毕业了。就是在甜爱路上,我与同学一一作别。没有留言簿,没有通讯录,什么都没有,但彼此都记住了这条路,这一刻。那一年,我们同学全部上山下乡。我去了黑龙江,两个要好的同学结伴去了云南。临行前一天,他们俩在甜爱路上立下誓言,说要扎根农村一辈子。说这话的时候,他们才不过16岁,眼睛里亮晶晶的,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烧。后来,他们真的在云南成了家。再后来,一场山火,他们冲进去扑救,再也没有出来。当地把他们埋在了青山上,据说墓碑上的照片,就是他们在甜爱路上合影的那一张——照片里的他们,年轻,笑着,眼睛里有光。他们到底把爱进行到底了,用了一种谁都不愿意的方式。

这是甜爱路刻在我心里的一幕。悲壮,也让人

心疼。

每次走过这条路,我总会想起他们。甜爱路对别人来说是浪漫,对我来说,却多了一层说不清的滋味。

如今的甜爱路,水杉长得更高了,树干粗了许多,树梢几乎要够着天上的云。晚上树上的彩灯亮起来,星星点点,像一树的萤火虫。路显得格外安静,格外惬意,确实是情侣们散步说话的好去处。我看见一对年轻的恋人,手牵着手,慢慢走在树下。女孩子忽然停下来,踮起脚尖在男孩子耳边说了句什么,男孩子笑了,笑得很轻很柔,像是怕惊动了路边的那些诗。

有时候我会想,现在来甜爱路的年轻人,在爱情墙前拍照打卡的时候,在玻璃墙上写下誓言的时候,有多少人能把爱的誓言变成承诺和行动呢?有多少人能像那个传说里的祥德和田爱一样,像那两个奔赴云南的同学一样,把爱情进行到底呢?转念一想,甜爱路的底色或许从未改变。纵使誓言会褪色,玻璃墙上的字迹会被风雨抹去,但那些在甜爱路上郑重交付的真心,早已化作无形的碑文,刻进了时光的长河里。

也许,这不关路的事,只关乎人心。路还是那条路,水杉还是那些水杉,变的只是走过它的人,和人们对待爱情的态度罢了。但甜爱路的存在本身,就是一场温柔的提醒:爱情或许有千万种形态,有人以热血浇筑,有人以平凡坚守,有人以刹那凝成永恒。只要还有人愿意为“爱”郑重地走一趟,这条路便永远年轻。

如今在甜爱路这条单行道上,依然有无数年轻人正走向属于他们的答案——纵使时代如流沙,总有些东西会在时光里酿成琥珀。

甜爱路还在,水杉还在,走过的人来了又走。但每一双在此停留过的眼睛,每一句在此低语过的誓言,都让这条路在岁月里愈发酵厚。



云游

屯溪老街的江南旧梦

□ 颜士州

有这样一条街道,倘若那里的人们换上古装,整个街道景象宛如进入了一个繁华的古代盛世社会。这就是皖南山城屯溪市的老街。

老街,又名宋街。据好客的当地人介绍,相传南宋王朝偏安江南,建都临安时,屯溪的工匠模仿临安市井的式样而建此街。尽管老街现在的房屋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,但南宋时期的建筑风格仍然十分明显,是我国唯一保存较好的一条古老繁华的商业步行街。它位于屯溪市中心,新安江畔。从高处俯瞰,一半江水一半街,恰似美丽的图画。用石板铺就的街道两旁,店铺鳞次栉比,皆是马头墙、小青瓦的古建筑,有些房屋的观赏楼台、栏杆、窗棂上还镌刻着精美的花纹和图案。

老街呈东西向,我由东向西沿街漫步“观花”,真有种置身“清明上河图”之感。

步入老街中段,路南一块“同德仁”的金字匾抓住了我的视线。这个誉满江南的老药店,有200多年的历史,自制的“百补全鹿丸”在上个世纪就名闻遐迩。药店经理向我介绍:这家药店在解放后生意依旧兴隆,1956年被批准公私合营。后来,“同德仁”金字招牌被砸,以“永红药店”取而代之。直到1981年冬,“同德仁”金字匾才再次高悬门楼。

像“同德仁”这样的老字号,在老街还有“程德馨”酱园、“同和”秤店等多家。听导游说,由于经济富庶和交通方便,在岁月推移中,老街一带逐渐形成了皖南的重要商埠和

盛夏时节的新疆,是被薰衣草染紫的人间秘境。连片花田铺满谷地山岗,馥郁花香引蜂蝶流连,紫浪随风起伏,如梦似幻。每到这个时节,奔赴西域便成了心底最热切的期盼,而很少有人知晓,解锁新疆风光的开篇,并不在草原湖泊,也不在老城街巷,而在飞往新疆的万米高空。

□ 张晓敏

机翼下的天山

搭乘西行航班,飞行在澄澈的蓝天之上,云彩铺展在机翼两侧。若是靠窗静坐,切莫昏昏睡去,当视线穿透云层,白雪覆顶的天山群峰骤然撞入眼帘,心底浮躁燥热顷刻消散,只剩豁然清明。多数游客奔赴新疆,总把期待留给赛里木湖、那拉提草原与喀什古城,却错过航班舷窗这道独一无二的观景台,错失了西域大地最震撼的初见。

机翼之下,风光层层递进。戈壁与丹霞交错绵延,赭红土丘错落纵横,千里山河毫无遮挡,原生壮阔不需滤镜修饰,随手一拍便是治愈人心的风光大片。这片土地独有的雄浑苍茫,自升空那一刻起,便缓缓铺陈开来,消解长途飞行的疲惫。

我曾在深秋西行,高空俯瞰山河,早已被西域大地粗犷磅礴的气质打动。今夏再度踏上这条航线,竟有幸遇上漫无边际的云海。巍峨天山静静浮于云涛之上,轻薄流云缠绕陡峭峰峦,皑皑雪顶映着天光,云与雪山交融缠绕,虚实难分,缥缈空灵宛若世外仙境。平日里人迹罕至的深山戈壁,沟壑纵横、地貌独特,唯有置身高空,才能看清大地完整的肌理,这是陆路游览永远无法体会的专属馈赠。

飞机冲破厚重云层,暖融融的日光斜斜洒进舷窗。连绵雪山镀上一层温润鎏金,峰脊棱角清晰分明,近得仿佛伸手就能触到千年不化的冰川。机舱里的闲谈、城市里的喧嚣全都隔在云层之下,四下安静无声,唯有雪山静静伫立,心底翻涌着难以言喻的震撼,连流逝的时光都仿佛放慢脚步。

5个多小时的航程,一路风光不停。覆雪的秦岭、苍茫祁连、巍峨天山主峰依次入画,一步一景目不暇接。想要完整收下这份云端盛景,选座藏着实用诀窍:进疆航班选左侧靠窗,出疆航班择右侧。外地飞往乌鲁木齐,左侧是观赏博格达峰的黄金点位。作为天山东段标志性雪峰,3座山峰并排而立,形如笔架,飞机降落前20分钟便能清晰望见,冰川纹路清晰立体,是整条航线辨识度最高的景致。提前选座,避开机翼遮挡,机身后位置视野更为开阔。

在飞行中,我始终盯着舷窗外的风景,拿着手机频频记录,生怕云散山移,错过转瞬即逝的绝美画卷。天地辽阔,山河苍茫,我们总跋山涉水追寻远方诗意,却忽略旅途本身自有风景。不必奔赴深山远野,奔赴新疆的万米高空之上,一望无际的雪原雪峰,云卷云舒的浩渺云海,便是世间最动人、最磅礴的山河诗篇。